

## 第九十七章 欽差大人因何發怒？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雨水淅淅瀝瀝地下著，敲打在工作坊之上的屋頂，劈啪作響，和屋頂下方死一般的沉寂形成了鮮明的對照。

工作坊裏工人們畏懼地聚集在最後方，臉上的驚恐未加遮掩，但大家的手已經開始下意識地去摸那些鐵鍬木板，誰也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。

而站在前方，主持罷工之事的司庫們，更是滿臉畏懼，看著坊門口安坐椅上的欽差大人，再也沒有人理會已經死去的蕭主事，甚至沒有人敢去看一眼爐口旁屍首分離的慘景，隻是驚恐注視著範閑那張溫和柔美的臉，眾人的腳下意識裏往後退去。

一人退，十人退，眾人退，司庫們退後的腳步聲沙沙作響，就像是千足蟲在沙漠裏爬行，隻是工作坊總共就隻有這麼大，後麵又被穿著單薄的工人們占去了大部分地方，這些穿著青色服飾的司庫們又能退到哪裏去呢？

範閑看著眼前這一幕，下意識裏搖了搖頭，和聲說道：“本官不是一味殘暴之人，諸位工人莫要害怕，朝廷查的，隻是司庫貪汙扣餉一事，與你們沒有什麼關係。”

最後方的工人們互相看了兩眼，心緒稍定，卻不敢完全相信這個年輕的大官，手裏依然握著鐵鍬的把手。

“你...你就算是朝廷命官，可怎麼能胡亂殺人！”一名司庫終於忍受不了這種沉默的壓力，尖著聲音哭喊道。

這時候運轉司副使馬楷正傻乎乎站在範閑的身後，他根本沒有料到範閑竟是二話不說。便先砍了一個大坊主事地人頭！今天這事兒弄大發了，可該怎麼收場噢！

他顫著聲音，又驚又怒說道：“欽差大人，這...這是為何？萬事好商量...完了，這下完了。”

在馬楷的心中，內庫最緊要的便是麵前這群司庫們，隻有這些人才知道如何將內庫維持下去。就算你範閑今日砍幾十個人頭，逼這些司庫們就範，可是日後呢？司庫們含怨做事，誰知道會將內庫變成什麼模樣？

更何況還有兩位大坊主事也在鬧工潮，如果知道你殺了甲坊的蕭主事，激起了民怨，罷工之事真的繼續了下去...天啦！您要真把人殺光了，誰來做事去？難道指望那些大字不識一個的工人？

範閑沒有理會身邊手足無措的副使，示意蘇文茂靠了過來，然後清聲對坊內地所有人說道：“都給我一字一句聽著！”

眾人一怔。

蘇文茂從濕漉漉的蓮衣裏取出幾張紙。眯眼看了一下，便開始高聲讀了起來。

“今查明，內庫轉運司三大坊甲坊主事蕭敬，自元年以來，諸多惡行不法事。”

蘇文茂皺眉看了一眼那些瑟瑟不安的司庫們，繼續說道：“慶曆二年三月，蕭敬瞞銅山礦難，吃死人餉五年，一共合計一萬三千七百兩。慶曆四年七月九日，蕭敬行賄蘇州主簿。以賤價購得良田七百畝。慶曆六年正月，以蕭敬為首的三大坊主事，並一幹司庫，拖欠工人工錢累計逾萬。引發暴動，死十四人，傷五十餘人...”

罪狀不知道羅列了多少條出來，念的蘇文茂嘴都有些幹了，隻聽他最後說道：“其罪難恕，依慶律，當斬。”

然後他從懷中取出地契若幹，蘇州主簿的供狀。以及相關證據。

“不要再問我要證據。”範閑接著開口說道：“人證我留著的，物證也有不少，像蕭敬這種混帳東西，本官既然主事內庫，那是斷不會留的。”

那些本自顫栗不安的工人們聽著欽差大人議罪。聽著那條條罪狀，頓時想起來平日裏蕭敬此人是如何的橫行霸道。對手下地工人們是如何苛刻陰毒，頓時覺得欽差大人殺的好！殺的妙！

而那些司庫們眼中的怨毒之意卻是愈發地重了起來，有人不服喊道：“就算要治罪，也要開堂審案...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！”

站在範閑身後的副使馬楷，聽著蘇文茂念罪狀的時候，就知道欽差大人是在找借口，蕭敬做的這些事情，其實內庫轉運司的官員心裏都清楚，隻是就算要依慶律治罪，可是...你也不能就這樣胡亂殺了呀！

馬楷畢竟因為表弟任少安的關係，想與範閑維持良好的局麵，所以再如何不認同範閑地行事風格，也是強行閉著嘴，不去質疑。

他不質疑，但是轉運司裏還有長公主留下來的的心腹可不肯放過這個大放機會，陰險說道：“大人處事果斷，隻是...似這等貪贓枉法之輩，似乎應該開堂明審，讓他親口承認，方可警惕宵小，而且大人給了司庫們三日之期，這三日的時間還沒有到，不免...”

司庫們顫栗著，卻不死心，聽著官員的隊伍裏有人幫自己說話，更是大著膽子鼓噪了起來。

範閑根本沒有轉頭，唇角泛起一絲冷笑道：“本官乃監察院提司，身兼內庫轉運司正使，監察院負責查案，轉運司依慶律特例，由正使斷案，審他斬他有何不可？再說了...本官也不是用這些罪名斬他。”

他微微低頭，笑著說道：“挑動工人鬧事，罷工，抵抗陛下旨意，本官難道還斬不得這等無君無父之徒？”

慶律縝密，似殺人這種事情，暗中做著無妨，但像範閑這樣明著堂而皇之殺人，則是需要一個極好地借口，如果他隻是用蕭敬的不法事為繩，來說明自己殺人的正當性，就會給官員們司庫們一個極好的反駁機會不問案而斬人犯，放在哪個衙門都是說不過去的。

但範閑這人做事很實在，明明查實了蕭敬地罪名。卻偏說是因為對方不敬陛下旨意而斬...旨意這種東西，最是虛無縹渺，他身為欽差，當然有最後的解釋權。

而監察院查的蕭敬罪狀，也是很必要地，日後在京都朝堂上打禦前官司，這些強買良田。欺民致死的罪行，足以堵住事後的置疑。

當前殺人立威，事後取證堵住世人悠悠之口，這才是謀慮長遠的安排

甲坊地大坊裏已經死了一個人，而工人們對欽差大人有所期望，司庫們膽小如鼠，官員們雖然心中有鬼卻無法當麵指摘範閑，局勢稍稍穩定了下來。

又過了一段時間，乙坊兩坊的工潮也平息了下來，不過那兩處由

於是葉參將與單達兩個人處理的。所以多費了一些時辰，這；兩個人不像範閑一樣膽子大，隻敢抓人，不敢殺人。

其餘兩坊地司庫們被軍士們押著進入了大工坊中，工人們被嚴禁留在各坊之內，饒是如此，忽然間湧入了兩百多名青衣司庫，還是讓大工坊裏頓時顯得有些擁擠。

隻是軍隊刀槍寒芒所指，監察院弩箭相逼，再擁擠的人群都不敢有半分動彈。

看著这一幕。隨著範閑來到工坊裏的轉運司官員們心頭大驚！眾官直到此時才知道，原來欽差大人對於三日令最後一天的局勢早做出了安排，而且他似乎早就猜到了司庫們會有過激的反應！

一時間，那些信陽方麵的親信官員無不失望。看來今天這場亂子鬧不大了，但同時他們也在期望著，範閑待會兒下手再狠些，最好將所有的司庫都得罪光日後內庫減產，質量下降，看你如何向陛下交待！

等坊內稍安靜了一會兒之後，範閑從椅子上站了起來，本來泓在蓮衣裏地幾蓬小水流到了地麵上。

他看著麵前擠作一堆的司庫們。隻見這些司庫們眼中猶有不服之意，而自乙丙兩坊被押過來的司庫們更是猶有驕色，似乎不知道發生了什麼。

“人到的挺齊啊。”他溫和笑著說道：“昨夜天降大雨，這間工坊被澆熄了，你們那邊呢？還有。明明隔著三四十裏地的工坊司庫，怎麼今天都在衙門附近？就算工坊因雨停工。你們也應該去自己的坊內看著才是，天時尚早，難道你們已經去了，然後又折轉回來？”

他自顧自的說著，而司庫們經由先前坊內留下的司庫解說，終於知道先前發生了什麼事，麵色漸漸蒼白了起來。

範閑搖頭說道：“這下好，諸位罷工的罪名拿實了，本官也好下手殺人了。”

經過蕭主事的非正常幹脆死亡，經由言語地傳播，司庫們如今終於知道了欽差大人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狠角色，聽著這句淡淡話語，司庫們噙的一聲炸開了鍋，有出言求饒命的，有猶自狠狠罵娘地，有的人眼睛骨碌直轉，似乎要看這工坊哪裏有狗洞可以鑽出去，人群漸漸散開，形勢微亂，隻是外圍的軍隊與監察院看的緊，又將眾人逼了回去。

有兩個人從司庫裏擠了出來，不是旁人，正是此次工潮的三位領頭人，乙丙兩坊的主事司庫。

這兩位主事先前在各自治下最大的一間工坊內意氣風發，口若懸河地指揮著司庫與工人們罷工，言辭滔滔，氣勢驚人，雖然工人們有氣無力有心無意地看著他兩人，但是上百名的司庫們則被他們說地無比動心，心想以自己這些人腦子裏的智慧，朝廷怎麼也舍不得嚴懲，當然這兩位主事也嚴令諸位司庫們對於欽差大人要恭敬無比，咱們要的隻是家中的銀子不被朝廷奪了，而不是真的要造反。

沒料到，罷工不過一會兒時間，由坊外就衝來了無數兵士與監察院地密探，麵對著兵器，二位主事的言語頓時沒有了力量，乖乖地束手就擒，被押送到了這裏，但一路他們依然有底氣，心想自己這些人行事有分寸，你欽差大人也不好如何。

沒料到，欽差大人做事沒分寸。在人群裏站了會兒，二位主事才知道，原來和自己一起密謀罷工地蕭主事...竟然死了！

二位主事站在人群外，在坊內四處看著，終於在爐口邊上發現了蕭敬的屍首，那片血汗與頭顱霎時間震懾住了他們地心神，二人悲聲哭嚎道：“蕭大人...蕭大人！”

身邊盡是刀槍。所以不敢去爐邊號喪，但他們依然抬起頭來，用極怨毒的目光看了範閑一眼，知道自己今天大概是逃不過去了。

範閑沒有看他們，隻是微微偏頭，聽著單達的匯報，當知道丙坊一應如常，監察院三處的技師們已經全部接手，沒有人敢趁亂作些什麼，這才放下心來。而在這個時候。一名本應駐在府內的虎衛悄悄越過諸官，來到了範閑的身邊，湊到他耳旁說道：“府裏那位想出去逛逛。”

丙坊之所以重要，是因為那處負責生產軍械船舶之類的要害物，如果那處地機密被泄，日後在戰場之上，不知道慶國會多死多少年青人，範閑可不敢負這個責任，本來聽著單達的稟報心頭稍安，但聽著虎衛的稟報。眉頭又是皺了起來。

海棠化裝成婢女跟著自己，可以瞞過官員，可以瞞過許多人，卻瞞不過高達那雙鷹一般的眼睛。雖然範閑發現自己犯了這個大錯，但已經無法彌補了，好在啟年小組暗中盯著，虎衛並沒有向外麵放出什麼消息，這才讓他稍安了些心，又開始疑惑起來。

但眼下並不是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，虎衛所指的那位...自然就是海棠，看來那位村姑知道今天熱鬧。隻怕是想趁機做些什麼。

範閑平靜說道：“不準出去，盯著，用一切方法，今天將她留在府裏。”

七名虎衛對海棠，正是去年草甸之上的標準配置。範閑並不擔心什麼。而且一旦武力相向，海棠知道自己的決心。自然會安靜下來。

處理完了自己的事情，範閑才將目光重新投注到場中，說道：“將這兩個唆動鬧事，對抗朝廷的罪人綁起來。”

早有兵士上前去將兩位主事捆綁起來，司庫們雖然麵露駭怕與仇恨，卻沒有人敢上前幫手，一方麵是暴力機器在前，另一方麵是這些司庫們這些年來將銀子都掙飽了，委實再沒有鬥狠地勇氣。錢越多的人，膽子越小，範閑將這件事情看的極明白。

“範大人！”

兩位主事並未抵抗，有些麻木地任由軍士將自己的雙手縛住，但乙坊主事猶自幽幽盯著範閑的臉：“你要殺便殺！隻是看你日後如何向朝廷交待？”

“是在威脅本官？”範閑笑了起來，“來之前兒的路上，我就曾經說過一句話...死了張屠夫，難道就要吃帶毛豬？少了你們這些個小司庫，難道本官就不會打理內庫？”

乙坊主事慘聲笑道：“是嗎？我們確實小瞧了欽差大人您的決心，但您似乎也小瞧了這些不起眼的工坊！”

他最後那句話簡直是用喊出來的一般，顯然已經絕望，但更是有著變成鬼也要看範閑究竟如何將內庫廢掉的狠念。

...

範閑看了蘇文茂一眼，蘇文茂從蓮衣裏取出另一張案宗，沉著一張臉，開始按照紙上寫地名字，將一個一個人名念了出來。

“張三，李四，王八，龍九...”

隨著這些龍套名字的一一念出，司庫人群裏的十幾個人臉色頓時煞白了起來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馬上就要和甲坊的蕭主事一樣身首兩段！有幾個膽子小地雙腿發抖，褲子上麵竟是濕了一大片。

蘇文茂厭惡地看了這些人一眼，不明白提司大人為什麼要這麼做，吞了一口唾沫後，黑著臉說道：“你們可以出來了，欽差大人赦你們無罪，明日便上書朝廷，替你們作保。”

無罪？還要上書朝廷？這些被點到名的司庫們頓時傻了起來，本以為是地獄，誰知道是有清涼的泉水和七十二個處女的天堂！

在身周司庫們不解疑惑猜忖嫉恨的目光中，這十幾個司庫癡癡傻傻地從人群裏走了出來，走到了範閑地麵前。撲的一聲跪了下去，謝謝欽差大人，卻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。

範閑滿臉溫和笑容，雙手虛扶將這些司庫們扶了起來，一麵作態一麵和聲說道：“能夠拿住三名主事的實在罪狀，能夠知曉司庫之中竟有如此多地不法之事，全仗諸位大義滅親。一心忠於朝廷，不然本官還真知道內庫竟然亂成如此模樣，也不知道今日竟然有人膽敢挑唆罷工鬧事...諸位於國有功，本官自然不會虧待。”

坊間頓時嘩然，原來這十幾個司庫竟然是內鬼！就連範閑身後的官員都傻了眼，心想欽差大人來內庫不過三天，怎麼就發展了這麼多眼線，監察院密探之名，果然不是虛假。

而司庫們知道被範閑請出去的十幾個同僚，竟然在暗中出賣了自己。不由勃然大怒，雖不敢上前痛揍，卻也是狠狠地罵了起來，汙言穢語漫天飛舞，鑽入了那些內奸們的耳朵裏去。

那些內奸司庫呢？本來是愛死了小範大人，這時候卻是恨死了小範大人，不錯，他們是暗中還了庫銀，也偷偷說了幾句自己聽說過地東西，可是...哪裏有小範大人說地那麼嚴重。這罷工的事情，自己也是昨天夜裏才知道地，哪裏有時間去稟報，至於蕭主事和另外兩位主事...天啦。自己隻是想當根漂亮的牆頭草，哪裏敢得罪司庫們的首領！

這些千夫所指的司庫們麵麵相覷，欲哭無淚，就算範閑今日放了他們，可是今天當著眾人麵指實了自己的背叛無恥之舉，自己日後怎麼麵對兩百多名同僚？自己還怎麼做人？

張三望著李四，王八看著龍九，用眼神悲哀地詢問著：“您也內奸啦？”

“是啊。咱也內奸了。”

接下來範閑的話，又讓坊裏一片震驚。

“嗯，這十三位司庫勇於揭發弊端，於國有功，本官決定。自今日起，他們便是三大坊的副主事。”範閑溫和笑著問身邊地副使。“馬大人你看此議如何？”

副使馬楷心裏還記掛著內庫究竟如何才能正常生產，心情十分鬱悶，但聽著這話，仍然是連連點頭稱是，內心深處對範閑大感佩服這招，真是漂亮，亮明這些司庫的奸細無恥嘴臉，日後治庫用這些人當爪牙，不愁他們不服，這是人為的在司庫當中劃了一道鴻溝出來，今天這事兒如果能圓滿收場，日後的司庫們也再難以重新糾結成一起，成為一個可以與官員們對抗的階層。

忽然有人冷笑了起來。

眾人定睛一看，正是被捆著跪在地上的乙坊司庫，隻見他冷笑悲哀說道：“好一群無恥的小人...範大人，莫非你以為就靠這些家夥，便能讓內庫運轉如初？我不是要脅朝廷，但少了我們這些人腦中的東西，內庫...隻怕撐不了幾天！”

這話一出，場間氣氛又異樣了起來，副使馬楷想湊到範閑耳邊求情，卻又不知如何開口。而轉運司官員中的信陽

心腹，也開始明著為朝廷考慮，暗中替主事打氣，紛紛向範閑進言，一切應以內庫生產為重，殺了位蕭主事，已經給足了對方教訓。

範閑哪裏會聽這些話，隻是盯著那名乙坊的主事，半晌沒有說話。

那一雙銳利清明地目光，竟是盯的乙坊主事再也承受不住，緩緩地低下了頭。

而這個時候，範閑才怒聲說道：“死到臨頭，還敢要脅朝廷...司庫？撕了你的內褲蒙臉上看看，你頸子上長的究竟是腦袋還是屁股！”

欽差大人雷霆一怒，坊間鴉雀無聲。

範閑掃了眾司庫一眼，不屑之中帶著憐怒說道：“還真以為你們很出息？還以為這內庫還是當年地葉家？不看看你們那點兒能耐，說旁人是無恥小人，你們呢？除了會貪銀子，會偷材料變賣，會克扣那些苦哈哈的工錢，會強占別人的老婆，你們還會做什麼？無恥？你們要是有恥，就不會有今天這檔子事兒！”

他轉身，對著乙坊主事大怒說道：“你很硬氣啊，內庫沒你不行？那你告訴我，這些年的玻璃怎麼越來越渾了？酒怎麼淡的快生出個鳥來了！香水已經停產了十年，你找出法子來沒有？”

“你當年也是葉家的夥計，老人兒。”範閑痛心疾首，對著那名主事破口罵道：“\*\*\*\*怎麼墮落成這樣了？我\*\*\*快氣死了！”

坊間眾人一凜，遲鈍地大家這才想起，似乎有個流言面前這位憤怒的欽差大人，是葉家的後人？\*\*\*，我\*\*\*？誰地媽媽會生氣？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